

淮 劇

官 禁 民 灯

徐 渭 原 著
馬 仲 怡 呂 君 樵 改 編

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

〔淮 劇〕

官 禁 民 灯

徐 渭 原 著
馬 仲 怡 呂 君 惟 改 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此劇根據明人雜劇《歌代癩》改編，突出了“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”的主題，是一出風格別致的諷刺劇。

州官太太疑忌州官有外遇，放火焚燒后衙草屋；州官不僅不去救火，反而趁火盜取庫銀，以巴結上司。官衙失火，幸經眾百姓撲滅，未成災害。但州官因盜來的庫銀，被太太搜去，心生一計，竟誣百姓救火為“明火執杖，打劫官庫”，蓄意敲榨。眾百姓據理駁斥，州官惱羞成怒，曉諭全城，禁止百姓點燈。

〔淮 劇〕

官 禁 民 燈

原 著 者 徐 渭
改 編 者 馬 仲 怡 呂 君 樵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漢平路155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

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3/4 插頁：1 字數：15,000

1959年9月第1版

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5,000册

統一書號：10078·1011

定價：(九)0.10元





上海市人民淮剧团演出剧照

楊占魁飾州官 孫艷霞飾官太太

前 記

本劇系根据明人徐渭(文长)所著的杂剧《歌代嘯》第四折改編的。

原本是一出风格別致的諷刺喜剧。作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官僚欺压百姓、搜括民財的丑恶面目,并給予尖銳的抨击。原本对州官、官太太以及卫官甫等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,也有一定的深度,形象鮮明。但美中不足的地方是,正面人物显得力量薄弱了些。在某些細节描写上,还夹杂着一些黄色的低級趣味的东西。

改編本根据“留其精华,剔其糟粕”的精神,对原剧作了如下的补充和修改:

一、原本中,由于州官惧內,用柵栏把前堂后衙隔离开来,以致引起官太太的疑忌,怒而放火;改編本除了官太太放火之外,还增写了:州官不但不派人救火,反而趁火打劫,偷盜庫銀,并暗中放火,以图“灭迹”。在庫銀被官太太搜去后,州官却加罪于救火百姓,誣称百姓“明火执杖,搶劫庫銀”,分別罰錢,甚至下令禁止百姓点灯。这样,使“只許州官放火,不許百姓点灯”的主题,更加突出。

二、原本中众百姓,除了生員卫官甫外,其他人物写得比較一般化。改編本不仅丰富了卫官甫的形象,对于馮元加、周三姑等人,也賦予了比較明朗的性格,如突出了馮元加的机智和正义。这样既增强了正面力量,在戏剧冲突上也得到了較

好的效果。

三、原本中有不少的唱白过于典雅，改編本在不失原作精神原則下尽可能做到語言通俗化。同时，突破了杂剧一人独唱到底的形式，并且为了保持淮剧的特点，适当地加强了唱工。

在排練与演出中，本团和团外其他同志提供了許多宝贵意見，使改編本不断丰富充实。但限于水平，缺点仍然难免，希望讀者們指正。

馬仲怡、呂君樞，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

人 物

馮元加 小販。
周三姑 磨豆腐的。
陳媽媽 開酒店的。
衛官甫 教書的。
州官
衙役甲、乙
官太太
侍女

〔幕启。幕内放彩火。人声：“后衙起火！后衙起火！”〕

〔馮元加挑担提灯急上。〕

馮元加：后衙起火，赶快救火呀！（边行边喊，下）

〔周三姑、陈媽媽、卫官甫上，馮元加同上，各持灯笼、火鉤及水桶等，赶往衙救火，下。〕

〔官太太匆匆走上。〕

官太太：（唱“淮海調”）

非我生性好吃醋，
只恨州官惹风波，
寻花問柳瞞过我，
屢犯家規理不端。（进房，气稍平靜）

我，本州官夫人吳氏。今早州官升堂問事，日將西落，尚未回到后衙，向我請安。我怕他又見了美貌女子前来告状，惹事生非，因此，我往屏风后探望。咳！只見那里，新添了一座柵栏，柵栏上还上了一道鎖。我想：这一定是这个不成材的东西，要禁我上堂，想出来的主意。当时，我越想越气，忽然計上心头，我就偷偷地跑到后衙草屋內放了一把火！

（唱“下河調”）

霎時間烟霧漫天空，
火光冲天象赤龙，
众百姓鳴鑼担水桶，
手持火鉤掌灯笼。
众人正在忙救火，

我輕移蓮步到房中。

就是这一把火，不怕这个不成材的东西不来呀！（略頓）了头！了头！呀，怎么連这个死了头也不在了？了头！（急喊）

侍 女：（幕內应声）来了！来了！（匆匆跑上）參見太太。

官太太：你这个死了头，跑到哪里去的？

侍 女：太太，太太！我同邻人和衙役們一起在后宅草屋救火呀！

官太太：是誰叫你去救火呀？

侍 女：后宅草屋着火，我不能見火不救呀！

官太太：你真是狗拿老鼠，多管閑事。我問你，看見了老爷沒有？

侍 女：沒有。

官太太：沒有？这个不成材的东西真是气死我了。

（鑼声又起，官太太和侍女走出房門。又是一把彩火，侍女一惊。

侍 女：后宅草屋的火，已經扑灭了，怎么……

官太太：胡說，你看这不是还在燃燒着嗎？

侍 女：太太，这边不是草屋，好象是庫房。

官太太：庫房？哎呀，庫房是誰放的火？呀！（自知失言）

侍 女：怎么，有人放火？

官太太：这个……我哪里知道！庫房离后衙不远，你赶紧去看看。

侍 女：是。（欲走）

官太太：回来！（侍女停步）

侍 女：太太，还有什么吩咐？

官太太：看見了老爷，叫他赶快来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呀！

〔侍女应下。〕

官太太：哎呀，奇怪呀！

（唱“自由調”）

是誰把火放？
那邊金銀滿庫房，
一旦毀于丙丁火，
怕只怕老爺遭禍殃。

这……

（接唱）莫不是草屋余火未扑灭，弄假成真殃及庫房。
老爺！老爺！他怎么还不前来呀！

（接唱）万一火神后衙降。

这，这，这！（急）有了。

（接唱）我且將細軟之物忙收藏。（急下）

〔州官擦袍，步伐笨重，象老鼠出洞似地出場，边走边后看。〕

州官：妙啊！

（唱“新調軍調”）

眼看新年即将到，
上上下下都要开銷，
上司的节礼不可少，
花街柳巷要銀包。

（数板）可是太太手头紧，
分文不肯掏出腰。
正为此事心焦躁，
忽然草屋被火烧，
我福至心灵运气好，
忙乱之中計上心梢。

趁着众人去救火，
我偷偷把庫房門儿撬，
取出了金銀和元宝，（从袍內取出銀包）
順手放火把庫房燒，
这混水摸魚誰也不知道。

（唱）急中生智手段高，手段高！（回顧，見火光冲天，驚訝）
怎么，火光愈来愈大呀？万一延燒到后衙，这便怎处？

（侍女跑上。

侍 女：參見老爺。

州 官：我問你庫房的火可曾救熄了？

侍 女：百姓們奮不顧身，已把火救熄了。

州 官：既然救熄，为何还是火光冲天？

侍 女：不是火，是百姓持灯前来救火。

州 官：哎呀呀！我說哩，只見亮不見烟，險些吓煞我也。吩咐衙役，轉告百姓，暫且回家，明日来衙領賞。

侍 女：老爺，是應該賞他們些。

州 官：快过年啦，賞他們每人一本旧皇历！

侍 女：这旧皇历还有什么用处呀？

州 官：用得着用不着，你管它作甚？

侍 女：是。老爺，太太叫我寻你，快回后衙去吧。

州 官：知道了，快去。

（侍女应下。

州 官：今天未請午安，少时見了太太，难免又是一場吵鬧。咳！司空慣見，习以为常，且自由她。（圓場。欲进房去又止）哎呀！慢来，吵鬧事小，这些金銀若被太太看見，岂不是前功尽弃。这，这……

（官太太取包裹急上，正碰見州官。

官太太：站住，你这个不成材的东西，怎么此时才来呀？

州官：下官在忙着救火。

官太太：在救火？我问你，庫房里火救熄了嗎？

州官：已經扑灭了。

官太太：哎呀！可把我吓坏了。

〔州官要走。〕

官太太：站住，你又要到哪里去？

州官：这，到火場上去察看察看。

官太太：既然火已扑灭，还有什么可看的，随我进房。

州官：是。（同进房門。州官急中生智）太太，你这包裹里是何物呀？

官太太：这，你管不着。

州官：莫非是金銀財宝，細軟之物？

官太太：这……

州官：火已扑灭，放回原处去吧。

〔官太太略思后，走下。〕

〔州官見官太太走后，急忙放好金銀，官太太又上。〕

官太太：我问你，今天为何不来請我午安？

州官：这，今天疑难案件甚多，故而未請午安，請太太寬恕。

官太太：（有些怀疑）过来！

州官：是。（欲起步又落坐，最后被官太太推开，发现銀包）

官太太：呀！你哪里来的这許多金銀呀？

州官：糟糕，糟糕！

官太太：呵，我明白了，今天升堂理事，又断了些好案件，所以才得到許多金銀。（搶去）

州官：太太……

官太太：真沒想到，因禍得福，火神爺陪着財神爺一齊來了；
明天，我們一早就去火神廟、財神殿，好好地給他們
敬上几炷香，感謝他們的保佑。（取了金銀走下）

州 官：苦哇！

（唱“南昌調”）

實指望混水摸魚撈一票，
又誰知白費心機空喜一遭。
好一比小偷遇大盜，
她將我洗劫一空不留分毫，
真叫人啼笑皆非好苦惱。

〔官太太上，見州官愁面苦臉地，不解。〕

官太太：呀！

（唱）他那里却為何愁鎖眉梢？

州 官：太太，新年即將到來，上司那里須要送些節禮。（伸
手）

官太太：我管不着，你去另打主意。

州 官：我……咳，這真是要命哪！

官太太：呀，要命？哼！你，你竟敢與我发脾气呀？

州 官：下官不敢。

官太太：哼！你不要以為今天弄到這點錢就算萬事大吉，我
還沒有跟你算細帳呢！

州 官：太太，還要算什么細帳呀？

官太太：我問你，堂後門口的柵欄是几時立的？

州 官：此柵欄是昨天立的，上司命我如此，哪敢違拗！

官太太：你好大的胆哪！

（唱“老拉調”）

我看你越來胆越大。

用柵欄隔斷前後衙。
說什麼上司把命下，
你眼里無我只有他。
當着我面盡說好話，
背地對我噓嘴弄牙。
不整家規你不怕……

州官：太太呀！

(接唱)你責備下官理太差。

官太太：哼！

州官：(唱)我對你情真無虛假，
皇天后土可鑒察；
上司之命我雖怕……

官太太：呀！你原來只怕上司，就不怕我？

州官：我的好太太呀！

(接唱)你的厲害勝過他。

官太太：誰信你的鬼話！

州官：下官怎敢以虛詞面奉。想上司不過是個大人，太太你是個夫人，這個夫人的“夫”字比大人的“大”字要多上一划，豈不是夫人大于大人。

官太太：又在胡說！（暗笑）

州官：并非胡說，孔夫子也說過：“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婦人（父兄）”，下官乃讀書之人，豈有不遵孔孟之理也。

官太太：（一笑）罷了，還看你今天一點銀子分上，饒過你這一次。

州官：謝謝太太！太太，新年快到了，上司那里……（交伸手，官太太故作不見）

官太太：我再問你，庫房起火，你查問了嗎？

州 官：这，庫房起火，当然要查問，可是草屋起火先要查問明白。

官太太：呀，却是为何？

州 官：想庫房起火，定是草屋連累；故而要查出起火根源，必須先查草屋起火原因。

官太太：胡說，草屋、庫房相隔很远，又是同时起火，那怎么能算在一笔帳上呢？

州 官：下官素来判断如神，不出三日，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，呈报上司。

官太太：呀！还要呈报上司？

州 官：衙內起火，殃及庫房，焉能隱瞞。

官太太：（略加思考）好吧！我就与你实說吧！

（唱）草房放火……

州 官：我若查出，輕者四十大板，重者我要……

官太太：（唱）就是我！

州 官：呀，是你？

官太太：嗯，是我。你就去呈报吧！

州 官：哎呀！

（接唱）此事叫我无可奈何。

官太太：（接唱）我与你同見上司把理說。（拉州官衣帶）

州 官：好了，算了吧！

（唱）央求太太你饒恕下官。

官太太：算了？哼！你不要以为我放的火，就不敢去見你的上司，我还要在你上司面前告你一狀。

州 官：呀，你放了火，下官不来追究就是，怎么你还要在上司面前告我？太太，你告我何来呢？

官太太：嗯，我就說：

(唱)庫房是你放的火!

州 官: (聞言一驚, 暗語) 呃呀! 我到庫房放火, 并沒有人看見, 太太怎么会知道的呀! (略頓) 太太, 殺人放火, 事关重大, 豈是下官所为!

官太太: 我有証。

州 官: 你是哪里来的証?

官太太: (接唱)你盜用庫銀万两多……

州 官: 哎呀! 此話从何說起?

官太太: 哼!

(接唱)用下亏空无法补,

为了要討小老婆,

年关无法过, 外面把債拖,

因此庫房放把火。

分明是你偷天換日, 遮人眼目,

混水把魚摸。

州 官: 哎呀, 我的太太呀, 你好厉害, 下官我認輸了。

官太太: 还是心服, 还是口服?

州 官: 下官口服心也服。

官太太: 哪怕你不服! (伸懶腰)

(鷄鳴。

州 官: 太太一夜未眠, 天也快亮了, 太太請歇息吧。

官太太: 我歇息去, 那么你呢?

州 官: 下官……我要升早堂理事去了。

官太太: 去吧! (想)回来!

州 官: 太太有何吩咐?

官太太: 大堂后面柵栏不可上鎖。

州 官: 下官遵命! (要走)